旁观者说▶

作弊随想

□陈冲

其实，网游终是小儿科，但反映的又确实是人们正越来越欣赏从作弊中得到好处和快乐。

作弊，好像经常是和学生、考试连在一起的，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。

前段时间一则与此有关并引起热议的消息，是所谓“全国学联主席考试作弊案”。涉案人孙某，是广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大四学生，因期末考试时使用手机作弊，被监考老师当场捉住。一个学生考试作弊，原属“狗咬人”，算不上新闻，皆因该生还有显赫的兼职，不仅是广西大学学生会主席，还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驻会执行主席，“狗咬人”就变成了“人咬狗”，算不上新闻的屁大个事儿变成了新闻，又升级为热点新闻。直到热过一阵，渐渐冷下来，才有人出来说公道话，说那些兼职都是虚的，孙某终是个大学生，不必拿那些虚职过多地做文章，何况孙某自己事后也说是一时糊涂，很自责。目前正常的处罚程序都已做到，希望社会对孙某多一份包容，不要“无限放大”个人错误云云。经过这样一番冷处理，事儿就过去了。过去了之后，我却回过头来重新想了想，就有了新疑问。首先，我不相信“一时糊涂”的说法。理由很简单：不允许带手机进考场，是普遍规则，读到大四，考过无数回了，不会不知道。违规带手机进考场，说明有“预谋”，或者叫有“主观故意”。其次，有作弊行为的，通常都不是“偶犯”。如果说学生考试作弊还真不是大事，那么就应该查一查孙某在他担任的兼职中有没有过作弊行为。以眼下的实际社情论，作弊这种恶习，说不定他还是先从官场学会，然后才带到考场里来的。

对作弊行为应不应该“多一份包容”，谁说了算？我认为要由那些有直接关系的人说了算。即如考试作弊，要由同时参加考试的没有作弊的学生说了算。我对此深有体会，不过我这体会不是来自官场或考场，而是来自“麻坛”。十年前，我开始学会并迷上了在网上打麻将。可以打麻将的网站有好几个，经过一番比较，我选中了L网站。至少按我的标准，它的有关设计是最好的，而客观来看，在它那儿玩的人也比较多，那时它的在线游戏人数通常有四五万人。十年下来，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只有四五千人了。为什么？它那儿使用作弊软件的人太多了。不能说网站完全没有采取过措施，开头那两年，网站有过一些反作弊的规定，如一经发现即封账号、取消成绩等等，还开辟过反作弊论坛。那么，为什么作弊行为会越反越嚣张？后来我明白了，网站这些措施都是做做样子的。作弊软件虽然五花八门，但在电脑程序设计上都不过是小儿科，如果网站真想动真的，有针对性地搞一些反作弊软件也不是多么难的事。说到底，正是这些作弊者让正当的玩家很快把“游戏豆”输光，只好花钱再买，从而为网站增加了收入。我正是从这里悟出，对这种作弊者要不要“多一份包容”，网站和正当玩家的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。细观察还能发现，作弊行为的禁而不止，总是与某种“包容”——准确地说应该叫纵容有关。但事情往往又会走向反面，比如正当玩家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学会了识别作弊者，而作弊强人也渐渐觉得赢那些“白丁”太没意思，开始“物以类聚”了。一桌桌旁观，你会发现若干桌这种强人的游戏，那已经不是在打麻将，而是某种“作弊软件大比拼”了。

其实，网游终是小儿科，但反映的又确实是人们正越来越欣赏从作弊中得到好处和快乐。一些“公知”们在侈谈“诚信教育”，真是迂到了可怜乃至可悲。会计在做假账，统计在发布假数据，官员在宣传假政绩，学者在发表假论文，专家在编造假学历，如此等等，对一个学生的考试作弊多给一点点包容——是包容那个人，而不是包容作弊行为，好像也在人情世理之内。毕竟，“作弊软件大比拼”一类的事，还仅仅局限于网上游戏，若说这种现象有可能蔓延到整个社会生活，恐怕还得有个过程吧。

生活直击▶

夫妻情说

□苗得雨

夫妻间的亲情，是多样的亲情，是“久相识的相知”。知者，知音也。古语不常说“知音难寻”？有一个好妻子，就是寻到了。

有一文说“怕老婆”事，意思是那“怕”不是真怕，实是对妻子的一种敬重，或者是亲情中一种温暖的感觉的表达。我很赞同。我久久想，夫妻间没有谁怕谁、谁不怕谁的问题。若那样，夫妻还算夫妻吗？世间，最是夫妻终生以情相系，从开始的恋情到久久的爱情与亲情。这亲情，甚至不止夫妻一个角度。老友苏叔阳一诗说：“您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您的儿子，一个是您的丈夫。”丈夫是妻子一直看管的“大孩子”。看小孩叫“哄孩子”，妻子对丈夫不也常常是“哄孩子”？我有一诗：“妻子持家的心境，透着祖母不失的慈容。妻子忙不停的身影，是母亲劳辛默无声。妻子耐看的风姿，有最早恋人的神韵流动。妻子是久相识的相知，多样色彩的折射与会融。”夫妻间的亲情，是多样的亲情，是“久相识的相知”。知者，知音也。古语不常说“知音难寻”？有一个好妻子，就是寻到了。

人间有天然的异性相吸，这当中有那么一对，恰相爱了，他看中了她，她也看中了他，“终成眷属”，两人结合了。男女之间，没有比结成夫妻更重要的。古话说：“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一生亲。”又说：“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”能同在一起就有十年的缘分；能“共枕眠”，就有百年的缘分。又有歌儿唱道：“迎春花儿黄金黄，夫妻恩爱山海样……”恩爱夫妻，有恩有爱，整日恩爱不迭，哪还有什么架可吵？或者说，说合就合，说分就分？人家姑娘，父母拉扯着，长到十七八，你看中了，就领走了。人家父母给你培育了一个好媳妇，没要你一个大板，这不是大恩？是一辈子也谢不完的大恩。当然，人家女孩子，也是图嫁个好丈夫，嫁得了好丈夫，宁愿万担金子不要。这也是恩，都是山海样的恩情。

夫妻间有各种差异，思想、文化上的，爱好、性格上的，是正常。俗话说：“花有十样红，人有十不同。”不同就是差异。百花齐放，就是让各种不同的花开放。差别可互补，可互处，也可相互映衬。你欣赏我，我欣赏你，都觉得对方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别人的美丽，也可欣赏，只是要知道，“美，不可攫取”。“十个指头，不一般长短。”一般长短了，不好分工合作，也不好握拳头。有的“短”变成了长，恰成了真的短处。

家庭中，尤其夫妻，在大事上，往往都不会有什么矛盾。吵闹中一些事，常就是一些小事，锅碗瓢盆叮当，快脾气，慢脾气，都可以好好说。有内向性格的人，不好说话，闷肚里，生闷气。“生气不过十分钟”，人生气久了不好。可以转移精力，当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不闷了、交谈了、交流了，生气的那件事，也就随之“迎刃而解”。人们还说：“夫妻打架小过年。”这里就是说，夫妻之间打架，没有久不可解的，也就是一次“小过年”吧！当然了，最好不要“天天十五月月年”。

若有所思▶

如来不住在远方的极乐世界

□崔耕和

人这一辈子，时间有限，最重要的不是你所处的位置，而是心所朝的方向。

近日获闻，英国有一对老夫妇在驾船环游世界36年后终于回到了故土，准备安享晚年。这对老夫妇在36年间共航行了近16万公里，途经45个国家和7个海域，曾面临过高达7米的巨浪和时速达160公里的暴风的威胁。然而，这些甘苦参半的经历从未使他们放弃过对航海生活的追求和热爱。

丈夫比尔曾是一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，退伍后一直担任国债经纪人和政府顾问。在1974年的一天，当比尔走在上班的路上时，他突然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无趣并对未来感到十分困惑，于是他决定从此不再上班了。

在接下来的两年里，比尔和妻子劳蕾尔开始潜心建造一艘属于自己的船。1976年，他们的第一艘船“告别号”终于建造完毕。夫妻二人卖掉了自己的六居室别墅，把财产留给了儿女，然后告别了所有的亲朋好友，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航海探险旅程，向西班牙海域出发。

在接下来的10年中，他们靠着比尔的海军抚恤金和出售合伙经营权的钱，驾驶“告别号”从地中海海域穿越大西洋到达了美国东海岸，并沿着海岸线从纽约漂泊到了佛罗里达，接着游历了加勒比海海域。1986年，比尔和劳蕾尔购买了一艘旧的工业运输船，稍加改造后起名为“和撒那号”。在接下来的20年中，他们驾驶着“和撒那号”游历了欧洲。

随着年岁的增高，比尔和劳蕾尔的体力和健康情况已经大不如前。于是他们在2005年换了一艘12米长的小船，并将它命名为“远方号”准备继续航行。这时比尔突然患上了黄斑变性眼疾，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法国停泊疗养。

现在，83岁的丈夫和82岁的妻子已经回到了英国的家乡。比尔惋惜地说：“我知道这样精彩的生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。我想应该给我们的航海生涯画上一个句号了。”

故事看完，唏嘘不已。似乎，为了更精彩的生活，许多人都选择了离家周游。中国也有一对老夫妇卖了房子周游世界，甚至连南极都去了。几年前，我在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，平均每年要接待若干位或步行或骑行周游全国的人。由此，我似乎理解了这种心理，当我们在甲地生活久了，总觉得乙地是美好的；当我们选择了这种生活时，总觉得那种生活是美好的；当我们端着碗吃饭时，总觉得别人碗里的肉是多的；当我们生活在今天时，总觉得明天是美好的。

然而，一个问题始终在我脑际挥之不去，难道，非得离家才能有更精彩的生活吗？从自己过腻的地方到别人过腻的地方就一定会产生无穷的新鲜感吗？抛却了亲近的人脉、熟悉的环境，单纯追求自然的悦目就一定赏心吗？这问题就像走出围城再入围城或永不结婚一样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明晰的答案。

其实，生活的精彩与否取决于自己的内心而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。没有一颗活出精彩的心，没有发现身边美的能力，即便跑到仙境里也没用。当然，周游不周游是每个人生活的选择，我只是想说，在熟悉的环境里，照样能领悟生活的至美，照样能活得有滋有味，完全不必卖掉房子、辞掉工作、翻山越岭、舟车劳顿、风餐露宿，这样收获的门票和照片厚度与生活的精彩未必成正比。

为了更精彩的生活，康德一辈子未踏出他生活的小镇柯尼斯堡，直到去世为止。他每天与熟悉的飞鸟对话，与宅边的花草攀谈，在林间小路上思考，他觉得，内心丰厚充实的人在哪儿都精彩，在哪儿都不会孤独。

人这一辈子，时间有限，最重要的不是你所处的位置，而是心所朝的方向。佛法说，我心即佛。如来并不住在远方的世界里，而住在我们熟悉的环境中，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

◀另类解读

驴友救援录

□刘俏到

今年2月，驴友登泰山遇难事件引起广泛关注，联想起这几年频频发生的驴友遇险事件，感慨颇多。比如去年某地驴友组队徒步穿越深山，因逾期未归，家人以为其遇险而报警，于是当地调集人力予以救援。不料驴友们只是遇到一点困难误了行期而已。虽然这事儿有点乌龙，但由此引发的救援行动却是实实在在的，于是舆论开始讨论那几位驴友应不应该为此埋单。不知道后来结果如何，不过看到那几位驴友毫不领情的模样，真的有些不太舒服。

说到救援驴友的故事，就想起清代经史学家毕沅。他担任陕西巡抚时，有一年率幕僚登游华山。据说他在苍龙岭上极目四望，看到四周群山低伏辽远无边，于是两腿发软、心悸神慌、号啕大哭、不敢下山，感觉自己就要死在山上。这事想想还真不是个传说，五六年前我第一次上华山，是否曾经路过苍龙岭我已经记不清，不过对华山的感觉还真就是两句话，一句是“华山天下险”，另一句是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最后还是坐索道下的山。

毕沅所处的时代没有索道，下山还真是个难题，就算同行驴友劝他两眼不张望一心只走路，他还是不敢动弹。好在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，最后大家想了一个办法，让老毕喝酒喝到烂醉如泥不省人事，再用厚毛毯捆扎起来，完了一路滚下山——当然没那么夸张，事实上是用绳索垂吊下山。虽然有点折腾，但老毕还是安全下了山，救援行动非常得力。据说毕沅后来还专门筹款，用于拓宽登苍龙岭的山路。不过这种拓宽在正宗驴友们看来，只怕相当于一种破坏。

千万不要嘲笑老毕。相对来说，上了华山不敢下的，老毕并非名气最大。唐人李肇《国史补》记载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韩老师，有一年也登华山，也路过苍龙岭，也看到山径宽尺许、绝崖万丈深，立刻腰也疼了腿也酸了牙口也不好了，自以为必死无疑，号啕大哭，“遂投书山下，与家人诀别”。幸亏山下的华阴县令得知以后速派人上山将他抬下来。由此观察，文人们当驴友的风险还真是挺大，弄不好就给人添乱。

当然也有人提出，知名韩老师不可能干出这种丢面子的事儿。清人王宏嘉在《华山记》中说，韩老师敢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，他一定胆识过人牛皮哄哄，怎么可能在苍龙岭上胆怯失态呢？更早的还有明人沉颜提出“仲尼之悲麟，悲不在麟，墨翟之泣丝，泣不在丝”，既然圣贤们的悲泣都另有深意，那么就算韩老师曾哭过也一定哭得不比寻常，反正跟遇险无关。可惜这些都是主观臆想，当不得真。想得深了，恐怕就会如同前些时候那几位毫不领情的驴友一样，“本来一切尽在掌握，谁叫你们自作多情来救援呢？还能叫我埋单？”倘若真要因为救援不及出了事，恐怕又是听取骂声一片，可这自然不在当事人考虑范围之内。

■编辑：孔昕 ■邮箱：kongxin3057@163.com